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洞天





倪匡著

洞天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洞 天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④①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
六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90-4

洞，是一種極普通的現象，太普通了，任何人在一天之中，不知可以接觸多少大大小小、形狀不同、深淺不同、形成原因不同的洞，絕無可能一個人一天之中，見不到一個洞的。

可是，是不是留意過，洞也是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？洞，永遠只有「一個洞」，而沒有「半個洞」。如果將一個洞分成兩半，那不是兩個半個洞，而是兩個洞，只不過這兩個洞，都比原來的那個洞要小而已。

在地上掘一個洞，人人可以做得得到，但是在地上弄出半個洞來，却沒有人可以做得得到，因為「半個洞」這種現象，根本是不存在的。

洞是不能被分割的，這個情形，和生長中的細胞，差堪相擬。

生長中的細胞，分裂了，並不是分裂成兩半，而是分裂成兩個，兩個再分裂，就變四個，四個變八個，八個變十六個，一直分裂下去，以幾何級數在進行增長，速度十分驚人，此所以一個精子和一個卵子的結合，在短短三百天不到的時間中，就可以變成一個組織結構複雜到極點的人體。而這個人體又會不斷成長，等到骨骼、肌肉等等結構進一步成熟之後，一個成長的人，幾乎

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來。

天是什麼呢？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，對天的了解，就是包圍着地球的大氣層，在視覺上，形成雲層，蔚藍色的天空，那就是天。

大氣層，又可垂直地分爲對流層、平流層、中間層、熱成層和外大氣層等等。整個大氣層，在人類而言，是高不可攀的，天高地厚，一直是一種極度的形容詞，但是天高若和地厚相比較，却相去遠甚。在比較上而言，如果把地球縮小，成爲一隻蘋果那樣大小，那麼，大氣層——也就是天的厚度，只不過和蘋果外面的那層薄皮差不多。所以，天實在不是很高，是很容易突破的，人類的科技，早已突破了天，飛行工具要穿出一大氣層，在如今而言，是十分輕而易舉的事了。

天可以輕易被突破，由先民對不可測的天建立起來的那種天是神聖的觀念，自然也開始動搖，不再存在。

天既然那麼薄，而且它的組成部分，全是氣體。氣體由於分子與分子之間的密度十分稀疏，所以對氣體覆蓋之下的物體，沒有任何保護能力。再加上它又薄如一隻蘋果的皮，保護力自然更弱。

但是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，還是無法想像，如果天上忽然出現了一個洞。會是什麼樣的情景。

天上如果穿了一個洞，會怎麼樣呢？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？會使地球上的生物毀滅嗎？中國神話中有共公頭觸不周山，令得天上出現了一個洞的傳說，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。

一個人首蛇身的叫作女媧的怪物，煉了許多石頭，就把穿洞的天補起來了。所有的神話都是極其籠統，沒有細節的。女媧煉石，怎麼煉法呢？用什麼來煉呢？石頭在煉過了之後，變成了什麼形態呢？石頭和天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，為什麼石頭在煉過了之後，就可以去補天上的破洞？這種種問題，神話皆不交代，也沒有人問，問了，也不會有什麼答案。

而且，只要好好想一想，天出現一個洞，根本是很難設想的事，由於氣體的流動性極大，就算什麼地方出現了一個洞，洞附近的氣體，自然會立刻將之補上，根本不必去煉什麼石來補。

唯一的可能，就是有一根極長的管子，自大氣層之外，插了進來，一直插到了地面，那麼，天上就會有一個視乎管子大小的洞了。

這種設想，其實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，好，不去想它，且來看看動物的眼睛。

人的思想，是完全不受限制的，可以在各種題材之中自由來往，不想洞，不想天，不想天上有一個洞，可以想動物的眼睛。

動物的眼睛，是一個極其奇妙的組織，以人的眼睛為例，通過眼睛，可以使人看到東西。可是根據眼睛的組織，光線進入、折射，聚焦的一連串過程，眼睛所捕捉到的形象，應該是倒轉過

來的，但是事實上，人眼所看到的東西，却並不是倒轉的。

科學家告訴我們，這是經過腦神經扭轉了的結果，使倒轉的形象變成正的，這似乎又不是眼睛組織的功能，而是腦組織的功能了。

眼睛組織的功能，必需和腦組織的功能相結合，才能看到東西。所以，就產生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：即使每一個人的眼睛組織是一樣的，每一個人看同樣的東西，得到的形象是不是完全一樣呢？

答案應該是：不一樣。

因為每一個人的腦組織活動是不一樣的，眼睛組織儘管相同，但是加上了腦組織活動不一樣的這個因素，十個人看一樣同樣的東西，得出的形象是十個不同的形象。

而且，各自得出的不同的形象，都只有自己可以知道，旁人是無法知道的，因為旁人的腦組織活動不同，而人類的語言文字，又無法絕對精確地把看到的形象形容出來，所以，一個人看到的形象，只有他自己可以知道確實是怎樣的，旁人最多只能知道一個大概，不可能完全知道。

從這種現象，可以申引出一個更有趣的問題來，除了人之外，其他動物眼中看出來的東西是怎樣的呢？

一隻蘋果，在人的眼中看出來，是大家所熟悉的一隻蘋果的樣子，但是，在毛蟲的眼中看出來，是什麼樣子的呢？

一隻蘋果，在鵝的眼睛之中看出來，是怎樣的呢？很多昆蟲有複眼，在昆蟲的複眼中看出來，是什麼樣的呢？在魚的眼睛中看出來，又是什麼樣的呢？

這個問題，除了毛蟲、昆蟲、鵝、魚之外，也沒有別的動物可以代替回答，那些動物都無法和人作語言文字上的溝通，所以人類也根本不可能知道。

有些科學家以為這個問題是可以回答的，還有的用了精巧的攝影設備，拍攝出昆蟲複眼看出的東西，但那全是不可靠的，因為攝影機是攝影機，昆蟲的眼睛是昆蟲的眼睛，有相同之處，但必然不完全相同，所以，看出來的形象，也必然不同。

似乎從來沒有一個故事的開始，有那麼長的言不及義的前言的。不過那些上天入地的胡思亂想，多少也和這個故事有點關係。

而且，經常有很多人問：那麼多古怪的想法，是從哪裏來的？

那些話也可以使問問題的人明白，日常生活中一種最普遍的現象，只要肯去想，申引開去，不知道可以有多少古怪的念頭產生出來，簡直是無窮無盡的。

還是說故事吧。

客廳的燈光相當柔和，這個客廳之中的陳設，可以分爲三大類：許多大墊子、各種各樣的酒瓶和酒具、書。而所有的墊子、酒、書，全是雜亂無章地堆疊着的，在客廳中的人，也都雜亂無章地坐在墊子上，挨在墊子上，或躺在墊子上。幾乎每一個人的手裡都有酒。各種各樣的酒的香味，蒸發出來，形成一股異樣的醉香。

這個客廳的主人好酒，他常常說：到我這裏來的人如果是一個對酒精敏感，根本不能喝酒的人，那麼，空氣中的酒香，也可以令得他昏過去。

這個客廳的主人叫布平。

布平這個名字，會使人誤會他是西方人，他是中國雲南省人，姓布，單名平。雲南省是中國最多少數民族聚居的一個地區，有多少少數民族的名稱，只有專家才能說得上來。所有布平的朋友，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個少數民族的人，但是他自己堅稱是漢人，並且說，他的祖先，是爲了逃避蒙古人的南侵，所以才一直向南逃，終於逃到了雲南，才定居下來的。

這一類的傳說，在中國歷史上太多了，誰也不會去深究，布平喜歡自認是漢人，也不會有什麼人去考較他真正的家世。他的所有朋友，都稱他爲「客廳的主人」，倒是有原因的，因爲他整個住所，就是那一個客廳，根本沒有睡房，朋友喜歡留宿在他家，就可以睡在那些墊子之上，而他自己，也睡在那些墊子之上。

布平睡在那些墊子之上的時間並不是很多，那是由於他的職業，使他停留在這個城市的日子

不是太多之故。

布平的職業相當冷門，但是講出來，人人不會陌生，都會知道這個行業。布平是一個攀山家。

當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以攀山爲職業之際，我真是相當訝異，不知道一個人如何靠攀山來維持生活。但後來不多久，我知道別人或者不行，但是像布平那樣，攀山成了專家，還真可以用攀山當職業來維持生活，而且可以生活得極其寫意。

在瑞士、法國、意大利幾個阿爾卑斯山附近的國家中，布平擔任着總數達到二十三個攀山運動愛好者的團體的顧問和教練，他又是瑞士攀山訓練學校的教授。有什麼重大的攀山行動，幾乎一半以上，都要求他參加，作爲嚮導，這些職務，都使他可以得到相當巨額的報酬。

而我第一次見到他時，他正在對一個看來十分體面的大亨型人物，在大發脾氣：「我是攀山家，不是爬山家，攀。不是爬！要不要我打你一拳，你就知道什麼是爬了。我攀山，只攀山，而不攀丘陵，什麼叫作山，讓我告訴你，上面根本沒有樹木，只有巖石的才是山，樹木蒼翠的那種丘陵，是給人遊玩的，不是供人攀登的！」

那大亨型人物，被他教訓得眼睛亂眨，下不了台，但是他却理也不理對方，自顧自昂然而去。這使我很欣賞他那種對自己職業的認真和執着。

當時，我走過去，先自我介紹了一下，道：「那麼，照你的意見，中國的五嶽，都不能算是

山了？」

布平「呵呵」地笑了起來：「那是騷人墨客觀賞風景找尋靈感的所在，而我是攀山家。」

我聳了聳肩：「攀山家，是不是也有目的的呢？」

當時我的話才一說出口，就知道自己問得實在太蠢了，而他果然也立時照我一問出口就想到的答案回答：「當然有，攀山家的目的，就是攀上山去。」

他講了之後，哈哈大笑起來，我也跟着大笑。我們就此認識了。

他其實不能算是我十分接近的朋友，因為我們兩人，都在世界各地亂跑，很少固定一個時期在一個地方，見面的機會不是很多。我得知他的消息行踪，大都是在運動雜誌上，他則靠朋友的敘述，知道我的動態。正因為見面的機會少，所以，難得兩個人同在一處，而又有空見面的話，當他約我到他的「客廳」去的時候，我欣然赴約。

我去了之後，才發現「客廳」中來客十分多，我沒有細數，但至少超過二十個，看起來，各色人等都有，甚至有頭髮當中剃了精光的奇裝異服的人，還有一個穿長衫的，看來道貌岸然的老先生，各種不同類型的人在一起，真是不倫不類之極。

我記得遲了一些，進客廳的時候，布平正在放言高論，他看到我進來，只是向我揚了揚手，我看到客廳中沒有人是我認識的，而布平既沒有停下來替我一一介紹的意思，我也樂得清靜，不去打擾他的發言，自顧自弄了一杯好酒，找了兩隻柔軟的墊子，疊起來，倚着墊子，在一大堆書

前，坐了下來，順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翻閱着。

我一再翻着書，一面也聽着布平在講的話，聽了幾分鐘，我就知道不會有興趣，因為他正在向各人講述他攀登聖母峯的一些經過。

聖母峯就是珠穆朗瑪峯，是世界第一高峯，也是所有攀山家所要攀登的第一願望。所以，每一個攀登過聖母峯的人，都不厭其詳地寫上一篇「登山記」，再加上各種紀錄片，使得攀登聖母峯，變得再無新奇神秘可言。

布平雖然是攀山專家，但是他也變不出第二個聖母峯來，所以聽他講述攀山過程，也是十分乏味的事情。而恰巧我順手拿來的那本書，內容是敘述一些罕有的昆蟲的，我反倒大有興趣，所以我根本對布平的講話沒留意，只是聽到他的語聲在不斷繼續着而已。

然後，是他突如其來的提高聲音的一句問話：「你的意見怎樣？」

我仍然沒有在意，還在看書，布平的聲音更高：「衛斯理，你的意見怎樣？」

我這才知道，原來他是在問我。我轉過頭去，發現所有的人，都在望着我，我伸了一個懶腰：「很對不起，布平，我沒有聽到你在講什麼。」

布平呆了一呆，看來樣子有點惱怒，他的體型並不是很高大，可是人却紮實得像一尊石像一樣。他在渾身上下，幾乎找不出一點多餘的脂肪來，膚色深褐，臉相當長，濃眉、高鼻，樣子相當神氣，那時他惱怒得有點像是一個小孩子。

他揮着手：「唉，你什麼時候才學會仔細聽人講話？」

我不甘示弱：「那得看那個人在講什麼，攀登聖母峯的經過實在聽得太多了。」

布平還沒有回答，有一個人尖聲叫了起來：「天，你根本沒有聽，布平在講他在桑伯奇喇嘛廟裏的奇遇。」

我對於這種動不動就大驚小怪的行動，十分討厭。有這種行動的人，多半有自卑感，所以說起話來，就用誇張的語調和聲音，來吸引本來不強加在他身上的注意力。我連看也懶得向聲音傳過來的方向去看一眼。而且，爲了表示我不是很有興趣，故意張大了口，大聲打了一個呵欠，放下了手中的書，站了起來：「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，我想先走了。」

我的這種態度，自然是十分不禮貌的。

那晚聚集在布平客廳中的那些人，我看來看去，覺得不是很順眼，所以不想再逗留下去。誰知道我的話一出口，布平的反應，全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他先是陡地一呆，然後，突然跳了起來，揮着手，有點神經質地叫了起來：「聽着，大家都離去，我要靜靜地和衛斯理談一談。」

他會忽然之間有這樣的反應，顯然是誰也想不到的，一時之間，雖然大家都靜了下來，可是却並沒有人挪動身子，只是望着他。

他聲音更大：「聽到沒有，下逐客令了。」

我倒覺得極度的不好意思，忙道：「那又何必，有什麼事需要談的，改天談也可以。」

布平揮着手：「不！不！一定要現在。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更不客氣地把身前兩個坐在墊子上的人，一手一個，拉了起來。他不但下了逐客令，而且付諸行動了。

這真令我感到十分突兀，布平自己常說，一個攀山家，必需有極其鎮定的神經，鎮定程度要求極高，要和進行複雜手術的外科醫生一樣。稍爲不能控制自己，就會發生生命危險，比外科醫生更糟——外科醫生出了錯，死的是別人，而攀山家出了錯，死的是自己。

雖然現在他並不是在攀山，但是他的行動，無疑大違常態。

不單是我看出了這一點，不少人都發覺事情有點不對頭，幾個膽小的連聲說「再見」，幾乎是奪門而出的，有幾個人過來，強作鎮定地和我握手，講着客套話：「原來你就是衛斯理先生。」

爲了使氣氛輕鬆些，我道：「是啊，請看仔細些，標準的地球人，不是四隻眼睛八隻腳。」可是我的話，却並未能使氣氛輕鬆，有一個人說了一句：「布先生有要緊話對你說，一定又是十分古怪的事了，可惜我們沒有福。」

這句話，却令得布平怒吼了起來：「快走。」

主人的態度這樣，客人自然無法久留，不到三分鐘，人人溜之大吉，客廳中只剩下我和布平

了，我望着他，緩緩搖着頭：「你今晚的表現很怪，剛才你還在高談闊論，他們全是你最好的聽衆。」

布平憤然道：「好個屁，我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，他們之中沒有人回答得出來。」

他在這樣說的時候，望定了我，我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突，他問了一個問題，人家回答不出來，他就要兇狠地把人家趕走。

而他也問過我，我因為根本沒有注意，所以也沒有回答，看起來，他還會再問，要是我也答不上來，他是不是也會趕我走呢？

反正他是不是趕我走，我都不在乎，所以也不是怎麼放在心上，我躺了下來，雙手交叉，放在腦後：「好，輪到我了把。」

布平顯得有點焦躁，用力踢開了兩個大墊子，又抓起一瓶酒來，口對着瓶口，我聽到了「啞啞」、「啞啞」兩下響，顯然他連吞了兩大口酒。

然後，他用手背抹着口，問：「你看這隻瓶是什麼樣子的？」

我呆了一呆，這算是什麼問題？我道：「這隻瓶，就是一隻瓶的樣子。」

布平向我走來，站在我的身前：「一隻瓶，或者是別的東西，當我們看着的時候，就是我們看到的樣子，對不對？」

我盯着他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我才不會爲了這種蠢問題而去回答對或不對。

布平又問：「當我們不看着的時候，一隻瓶是什麼樣子，你說說看。」

我呆了一呆，這個問題，倒真是不容易回答的。乍一聽起來，那似乎是白痴發問一樣的蠢問題，但仔細想一想，這個問題內，確然大有文章。

一隻瓶子，當看着它的時候，是一隻瓶子的樣子。

但，當不看它的時候，它是什麼樣的呢？

當然，最正常的答案是：還是一隻瓶子的樣。

但是，如何可以肯定呢？偷偷去看還是看，用攝影機拍下來，看照片時也是看，不論用什麼法子，你要知道一隻瓶的樣子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去看它，那麼，不看它的時候是什麼樣子，就不知道了。

當我想到這個問題有點趣味，因而沉吟未答之際，布平又道：「或許可以回答，用身體的一部分去觸摸，也可以知道瓶子的樣子，但我不接受這樣的詭辯，因為瓶的樣子，如果有細微的不同處，是觸摸不出來的。」

他講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：「現在，你可以告訴我，當沒有人看着它的時候，瓶子是什麼樣的嗎？」

我揮着手：「我無法告訴你，因為沒有人可能知道，當沒有人看着的時候，瓶子是什麼樣子的，不單是瓶子，任何東西，死的或活的，生物或礦物，沒有人看的時候是什麼樣，都沒有人知

道。」

布平的神態顯得十分高興：「對！衛斯理，這就是你與衆不同之處，剛才我問他們，他們每一個人就連腦筋都不肯動就回答。有人看和沒有人看的時候，還不全是一樣。哼！」

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多大的興趣，態度也不像他那麼激動，我道：「可能一樣，可能不一樣，總之是不知道。」

布平側着頭，把我的話想了一想，緩緩點了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我有點好奇：「何以你忽然想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？」

布平遲疑了一陣，口唇掀動着，總是想講，但是又不知怎麼講才好。

我隨即又發現，布平有意在逃避回答，他偏過頭去，不和我的目光接觸，接着，又坐了下來，道：「我最近一次攀聖母峯，並沒有達到峯頂。」

他是在有意轉變話題了，我只是淡然一笑，並沒有追問下去。

老實說，他又要開始講他攀山的經歷了，那是十分無趣的話題，我不怎麼想聽，但是他是在趕走了所有人之後又說起來的，只有我一個人聽了，我非但不好意思走，而且，還得真正聽他講些什麼。

我並沒有搭腔，用沉默來表示我不是太有興趣。

他却自顧自道：「我只到了桑伯奇喇嘛廟。」